

内 容 简 介

《努力周报》 政治与文艺综合性刊物。1922年5月7日创刊于北京,1923年10月31日终刊,共出版75期,另有增刊《读书杂志》18期。四开四版。胡适主编(1922年底至1923年初胡适生病期间由高一涵等代编),主要作者有丁文江、陶孟和、高一涵、朱希祖、徐志摩、陈衡哲等。努力周报社出版发行。《努力周报》的内容侧重于国内政治和文学艺术两方面。政治方面,在“这一周”、“记载”、“调查”等栏里主要报导北洋军阀政府的施政状态、军事、财政状况和地方政局的变动,外国列强对华政策和胡适等人的政论时评等。在文艺方面,发表了胡思永、徐志摩、陈衡哲等人的新诗和陈衡哲、冯文炳、叶圣陶等人的小说。《努力周报》当时引人注目或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为题的讨论、制宪问题的讨论、玄学与科学的讨论和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等。

责任编辑 鄢琨

封面设计 谢颖

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之二

努力周报

(全一册)

胡适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8 印张:49

字数:1286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80520-806-9



9 787805 208060 >

ISBN 7-80520-806-9

G·144 定价: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乡禾屯村 邮编:101500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重校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發刊辭

努力歌

胡適

『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
朋友，你錯了。
除非你和我許他長久，
他是會長久的。

『這種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錯了。
你應該說，
『我不做，等誰去做？』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是真不可為了。

阻力嗎？
他是黑暗裏的一個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沒有了。

朋友們，
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 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國再造了！

努力！ 努力！

論

著

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 的位置

陳衡哲

自從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今年要在清華開會的消息傳出之後，國內就發生了一種很有力的反動，就發生了一種非宗教的運動。這本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無論從何方面下手，都有研究的價值。不過這個問題中的感情分子很多，所以也有他的危險。我常常看見報上有『宗教戰爭』等名詞出現，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為我深信，宗教戰

爭，或是和他相類的行為，是決計不會發生在中國的：除非大家希望那一類的事出現，有意的去製造出一種空氣，一種心理，來歡迎他，那自然又在例外了。我敢於下這個斷語，敢於說宗教戰爭的一類事不會發生在中國，却並不是武斷，我是由歐洲歷史上已然的事蹟，來反測中國將來的勢力的。我現在就是要把那個已然的事蹟，來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談談。

在我還沒有說話之前，我先要聲明一件事，我這篇文章，既不曾犧牲了歷史上的事實，來給基督教辯護，我也不曾懷了成見，而去擇取基督教在歷史上的罪惡，用來做非宗教運動的一種器具。我是用了歷史家的公平眼光，去採取歷史上的真確事蹟，來給大家做研究這個問題的材料的。我若能除了這篇文章，換得到社會上一點平心靜氣的態度，藉此減少一點感情作用的危險，我的目的就算達了。

耶穌死後沒有多年，他的門徒就把他的教傳到羅馬去，但這個新教所走的路，起初不過是些狹巷曲徑，直到第四世紀初年，羅馬大帝孔士但丁入教以後，他的勢力才擴張起來。那時羅馬的宗教很多，大抵都是多神教，但羅馬人却不是宗教的民族，他們對於宗教，既不十分熱心，也不十分干涉，所以宗教自然也就成為一件當然的事。基督教初入羅馬的時候，那裏的宗教既多，競爭自然很利害。起初在羅馬收的信徒，大概是窮苦或貧民居多，一般的士大夫却仍舊用了那不冷不熱的態度在那裏崇拜他們的各種神道。但是基督教的程度，確比那時的多神教為高，他的信徒的自信心又很強，他們的手段又很利害，他們對於各種多神教，明裏雖然反對，暗裏却去取法他們。他們吸收了許多羅馬社會上的舊習慣，把他們作為基督教的附屬品。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耶穌誕節，復活節，都是受過洗禮的羅馬舊節，現在羅馬教堂中的各種煩雜禮節，也不是小亞細亞的產品。這是基督教得勝的一個大原因，因為他加上了這些禮節，便與人民見慣的多神教的差不遠，不過把一個耶穌和華（Jehovah），來代替一個久必泰（Jupiter），把耶穌的門徒，來代替久必泰屬下的各種神道罷了。不但如此，那時上

等一點的基督教徒，抵是羅馬舊文化的兒子，他們一方面要信新教，一方面又不能把舊時的文藝拋棄，于是就想去把這兩種元素調和起來，因此，基督教的本體上，也就受了些根本上的變化。因為如此，因為他不但能收服了羅馬的皇帝，並且能吸收舊禮俗和舊文化，所以他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後來竟成為羅馬的唯一宗教了。

還有一層，我上面已經說過，羅馬人本來不是宗教民族，所以人民可以自由信教。但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基督教徒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宗教很熱心，所以他們對於異教也格外不能相容，在孔士但丁以前，歷史上常常有羅馬皇帝虐待基督教徒的記載，平心而論，我們雖然不能佩服他們的犧牲精神，但我們也不能十分責怪虐待他們的皇帝：因為他們是不肯崇拜皇帝的，在那時人的眼光中看來，他們確是一種叛徒。況且他們對於異教太不相容了，一個百教相安，奉皇帝為神道的羅馬社會，忽然來了一個排斥異己，藐視皇帝的基督教，羅馬政府自然不能寬恕他了。

羅馬政府雖然不能寬恕基督教，羅馬的文化却應該感謝他，因為從第三世紀以後，羅馬就多了事了。就內部而言，國民對於政治上的興味，一天一天的減少，民氣也一天墮喪一天。對外而言，亞洲的匈奴，和北方的日耳曼民族，正在侵犯羅馬邊境，擾亂得雞犬不寧。羅馬的官吏處此情境，也只知道逃的一個方法。剩下了許多苦百姓，一任入寇的野蠻人的魚肉，剩下的一點羅馬文化，也一任他們的破壞消滅。那時基督教中的長老，一方面代替羅馬官吏，去保護人民，維持秩序；一方面靠了他們的舊教育，去保存那不絕如縷的一點文學美術；一方面又利用他們超出政治以外的資格，去感化那些入寇的野蠻人。這個情勢的久遠結果，便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和他的盛大的威權。因為基督教現在既能代羅馬政府盡責任，自然他就成為羅馬政府的嫡嗣，他的信徒既能保存羅馬舊文化，他們便成為那時的唯一智識階級。這個羅馬化的基督教，既能感化日耳曼人，他自然也就變為征服羅馬者的主人了。因此種種原因，所以他的勢力能一天一天的漲起。

請到這裏我不能不提一個歐洲歷史上的怪物，那個羅馬教皇了。原來羅馬民族是最富於政治性的，所以基督教到了羅馬帝國，也就由一種純粹的宗教團體，變為一個有系統有階級的組織。於是凡有羅馬官吏的地方，就有一個同等的基督教官吏。比如每一個大城，就有一個主教。羅馬教皇是羅馬帝國的首府，他的主教的勢力，自然比別處的大一點。因為這個原故，和別的神道學上的理由，羅馬的主教，就不知不覺的成為各處主教的領袖。後來羅馬政府失了它的實力，羅馬的主教就起來替他負各種的責任，於是他就成為教皇了。起初這不過有實無名，但是由實到名，是一個極短極易的道路，第六七八世紀，又是歐洲最黑暗的時候，所以較為文明的教會，不但能享受社會上的種種特權，並且他的頭目，也就藉此成為歐洲政治界的領袖了。

然而黑暗的時期是不會永久的。日耳曼民族現在也漸漸的文明起來了；社會的秩序也漸漸恢復，政治的情形也漸漸固定，人民也漸有餘力去運用他們的頭腦了。到了第八世紀末年，果然出了一個管理大帝。但那時這種和教會對峙的勢力，還正在萌芽，實際上，名義上，都還不敢和教會對抗，所以查理大帝和他的子孫的政策，是聯絡教會來鞏固他們自己的地位。恰恰那時，忽然又來了一個回教，北方又有新民族入寇，教皇覺得自己的寶座有些不穩，也想借了日耳曼民族的武力，來維持他的地位。因為這兩個原故，教皇和皇帝都用着十二分的熱心去歡迎彼此的同盟。結果便是那個神聖羅馬帝國。「神聖」是教會的分子，「帝國」是日耳曼的分子，但是「羅馬」是他們倆公共的。教皇說他是羅馬的嫡嗣，皇帝也說他是羅馬的嫡嗣，因此就爭起來了。起初不過是筆戰舌戰，但皇帝時時處處失敗。這個失敗的原因很複雜，現在也不必去細論。但有一事應該注意的，便是此時的教皇已經成了一個大政客，基督教也成為他的一種器具，他已經是完全政治化了。

軍事調查

(未完)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甲、屬於直系者

省分軍隊	長官	駐防地點	備考
直隸第二十三師	王承斌	保定	十成兵
第二十四師	張鳳來	岳州	十成兵
第二十六師	曹錕	馬廠	十成兵
第三師	吳佩孚	洛陽	十成兵
第一師	蔡成勳	北苑	十成兵
第九師	陸錦	北苑	步三團騎三營工輜各一營
第十三師	王懷慶	西苑大名府張家口	步三營
成衛團	王懷慶	通州河南	步三營
毅軍第四十五營	王懷慶	通州河南	步三營
第十二混成旅	王用中	以上四旅分駐省內	
第十三混成旅	董政國	以上四旅分駐省內	
第十四混成旅	彭壽華	以上四旅分駐省內	
第十五混成旅	孫岳	以上四旅分駐省內	
補充團五團	孫岳	保定	三連
砲兵營	鄭士琦	德州	六成兵
山東第五師	施從濱	濟南	六成兵
混成旅	張克瑞	濟南	六成兵
第一混成旅	張懷斌	濟南	六成兵
第二混成旅	張培榮	濟南	六成兵
第三混成旅	石青山	濟南	六成兵
第四混成旅	李森	濟南	六成兵
第五混成旅	何錫峯	濟南	六成兵
第六混成旅	陳寶龍	濟南	六成兵
第七混成旅	趙傑	濟南	六成兵
補充第一旅	趙傑	濟南	六成兵
河南第一師	寶德全	開封	六成兵
河南第二師	寶德全	開封	六成兵
河南第一混成旅	林起鵬	開封	六成兵
第八混成旅	靳雲鶚	開封	六成兵
步兵二旅	岳德玉	開封	六成兵
步兵一旅	馮玉祥	開封	六成兵
陝西第十一師	閻治堂	西安	十成兵
第十七師	吳新田	西安	十成兵
陝西第一師	胡景翼	西安	十成兵

陝西第三師	張仲仁	陝西第一混成旅	王鴻恩	陝西第四混成旅	張錫元	陝西第一旅	曹世英	鎮守軍二十二營	劉鎮華	騎兵一旅	井松生	第八師	王汝勤	盧金山	第四十九混成旅	陳嘉謨	伍昭月	孟昭月	第六混成旅	趙榮華	第十八混成旅	趙榮華	湖北第一混成旅	潘守泰	第二混成旅	寇英傑	第三混成旅	劉佐龍	第四混成旅	劉佐龍	第五混成旅	王都慶	第二十一混成旅	陳光遠	陳光遠	第九混成旅	張之傑	劉玉崑	步兵二團	劉玉崑	砲兵一營	宮邦輝	江蘇第六師	楊春普	蘇州第二師	朱熙	蘇州第一師	白寶山	江蘇第一混成旅	馬玉仁	第二混成旅	黃振魁	第三混成旅	李殿臣	第四混成旅	吳垣璋	第五混成旅	陳錦元	江蘇第七十六混成旅	張錦湖	兩淮鎮守軍	以上二十三師，三十七混成旅，六普通旅，五補充團，八十七營。照編制算起來，應該有四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萬多人，實數大概不過三十七八萬人。其中如山東河南，名為直系，態度不甚可靠。湖北江蘇軍隊的性質，異常複雜。每省真正可以為直系用的，最多不過一師兩混成旅，陝西也只有四師。直隸的第一師第九師第十三師都駐在北京附近，同京南的直軍聯絡不起來的。江西江蘇的軍隊也只有奉制的能力。所以直系可以直接運用的兵，大約最多不過九師，九混成旅，五補充團，共計十三萬多人，却都是十成兵。除了曹錕的二十六師同補充團以外，紀律訓練都算是好的；並且都經過戰事，有點經驗的。			
乙，屬於奉系者			
省分軍隊	長官	駐防地點	備考
奉天奉軍第一師	張景惠	南苑	十成兵
第二十七師	張作相	錦縣	
第十六師	鄒芬	西苑	原係直系軍
奉軍第一混成旅	關朝暉	奉天	
第二混成旅	鄭殿陞	奉天	
第三混成旅	張學良	瀋陽	卽衛隊
第四混成旅		全上	
第五混成旅	齊恩銘	張家口	
第六混成旅	鮑德山	廊坊	
第七混成旅	李芳辰	天津附近	
第八混成旅	郭松麟	奉天	
第九混成旅	牛永福	奉天	
補充旅三旅			
吉林第十九混成旅	張煥相	哈爾濱	
吉林第一混成旅	胡永奎		
第二混成旅	張九卿	明	
第三混成旅	張九卿	明	
第四混成旅	李夢庚	明	
第五混成旅	李慶祿	明	
第六混成旅	高鳳城	明	
第七混成旅			
黑龍江第二十九師	吳俊陞	省城	以上均駐本省
黑省第一混成旅	吳俊陞	省城	
第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二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三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四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五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六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七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八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一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二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三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四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五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六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七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八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九十九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第一百混成旅	張鳴九	省城	

騎兵第二旅張魁武
砲兵團 吉興
熱河第二十八師 汲金純 熱河
熱河第一混成旅舒和鈞 熱河
步兵一團

察哈爾第一混成旅陳錫武 張家口

以上五師，二十三混成旅，三補充旅，二騎兵旅，一砲兵團。除補充旅以外，奉天直轄的大概是十成兵，器械服裝都比較的完備。合計人數大約不下十七萬人。上邊所列駐防地點，是一月以前的情形。目前除去吉林黑龍江熱河的十四個混成旅以外，已經全數進關。計五師十混成旅二騎兵旅，還有新添的補充旅，合起來大概有十萬人以上。這可算奉天的傾國之兵了。因為吉林黑龍江的混成旅有中東路同歸匪的關係，是不能調動的，熱河的一混成旅，不是真正的奉系。(未完)

奉直兩軍的形勢

奉天從四月十日起，開始進兵。在四月以內，共運進關一百六十列車，每列車四五百人不等，還有輜重糧食在內，所以合計起來，進關的兵，大約在七萬人左右。其中一百二十列車是到津浦鐵路其餘在盧溝落堡軍糧城楊村等處。此外原在關內的第十一師，第十六師，第二混成旅，從熱河由旱路來的二十八師，至少有三萬八千人，到四月二十九開戰時為止，奉軍的分佈如左。

(一)在津浦路的

第一混成旅 旅長關朝璽 在馬廠
第七混成旅 旅長李景林 在馬廠
第二十九師 司令許蘭洲 在馬廠
黑龍江騎兵旅

以上是左路的第三梯隊。隊長是李景林。

第三混成旅 旅長張學良

第四混成旅 旅長全上 在霸縣以東。

第八混成旅 旅長郭松齡

以上是左路的第二梯隊。隊長是張學良。

(二)在京奉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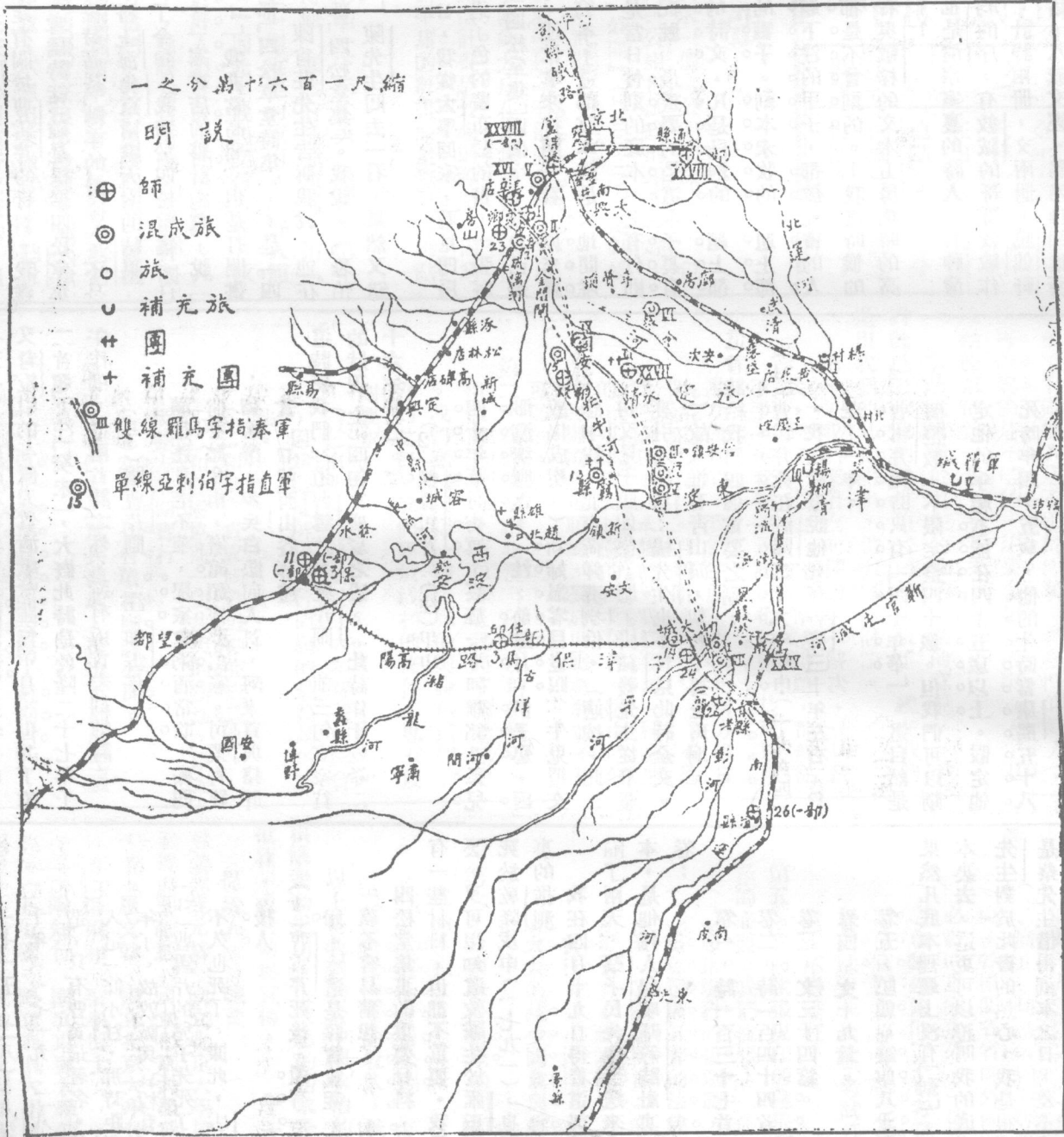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師 師長張作相 在落堡西南。
第六混成旅 旅長鮑德山 在廊坊西南。

第九混成旅 旅長牛永福 在固安附近。
以上是左路的第一梯隊。隊長張作相。
(三)在京漢路的
暫編第一師 師長張景惠 在長辛店附近。

第二十八師 師長汲金純。
以上是右路也分三梯隊。第一梯隊長是汲金純。
第二梯隊長鄭芬，第三梯隊長鄭殿陞。
總司令是張作霖自己，駐在軍糧城。左路司令是孫烈

路最為重要。因為第一路是京漢鐵路的北端，第四路是津保馬路的東邊，交通是最便利的。
奉軍的情形，因為有鐵路運輸的關係，所以消息比較的可信。直軍那方面自從電報火車不通以後，就沒有

奉直戰爭區域



正更此特 23

第十六師 師長鄭芬 在長辛店附近。
第五混成旅 旅長齊恩林 在蘆溝橋。
第二混成旅 旅長鄭殿陞 在長辛店附近。
(四)在通州現正往豐台長辛店的

臣右路司令是張景惠。
照以上所說的情形，奉軍共分四路。第一路從長辛店攻琉璃河。第二路從廊坊落堡攻固安。第三路從楊柳青向霸縣。第四路從馬廠向大城。其中以第一、第四兩

確實的調查。現在照報紙所登載，同旅客所傳說的，大略情形分列如左。
(一)西路 司令王承斌，集中琉璃河。
第二十三師 師長王承斌。

第十二混旅旅長葛豪

(二)中路 司令馮玉祥 固安附近

第十一師(一部份) 馮玉祥

第十五混旅旅長 孫岳

(三)東路 司令張福來

(甲)屬廠方面

第二十四師 張福來 大城

第二十六師 張國輔 青縣

第十四混旅旅長 彭壽莘 大城

(乙)屬縣方面

第十三混 董政國 霸縣

五補充團 一部在雄縣

其餘直軍的第三師，聽說仍駐保定。其一部則在任邱。

第十一師也有一部分在保定。二十師則在任邱。

在鄭州。

上邊所說的直軍情形，雖不能完全證實，然而部內在

情理之中。從二十九日的早上開戰，到五月一日，尚沒

有十分的勝負。各方面所傳的消息，都有宣傳的臭

味，不能偏信。參考種種消息，大約西路直軍中路奉

軍勝，馬廠路則互有勝敗。再有三四天，兩方面情形

應該可以明瞭了。

十一年五月一日 宗淹

文藝

跋「紅樓夢考證」(一)(適)

我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裏，曾根據於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三部書，考出下列的幾件事：

- (1)曹雪芹名藩，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二二二)
- (2)曹雪芹後來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
- (3)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 (4)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裏，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以上頁二二五—二二六)
- (5)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係上看來，我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

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

又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三十七年(約一七一五—一七二〇)」。當

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我那時在各處搜集敦誠的紅樓夢集，因為我

知道四松堂集裏一定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我雖

然承認鍾鍾義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四松堂集

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

「原手的證據」。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果，

竟使我大失所望。到了今年，我對於四松堂集，已

是絕望了。有一天，一家書店的夥計跑來，說「

四松堂詩集找着了！」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

一看，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詩集」，不是「四

松堂集」。又一天，陳肖莊先生告訴我說，他在

一家書店裏看見一部「四松堂集」。我說，「恐怕

又是四松草堂罷？」陳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錯

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

裏桌子上擺着一部退了色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

駁的舊書版上題着「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

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

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

一的孤本。因為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

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裏有

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

印有一個「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題上都

帖着一塊小紅紙。題下注的甲子，都被編書的人

用白紙塊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這時候的

高興，比我前年尋着吳敬梓的文本山房集時的高

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卷首有永憲(也是清宗室裏的詩人，有神清

室詩稿)劉大觀記的序。有敦誠的哥哥敦敏作

的小傳。全書六冊，計詩兩冊，文兩冊，鶴鶴軒

筆墨兩冊。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所

採的詩文都是從這裏面選出來的。我在考證裏引

的那首「寄懷曹雪芹」，原文題下注「雪」字，

又「揚州舊夢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覺，下

帖一箋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寅職造之任

是根據于這兩條注的。又此詩中「劍門落日松亭

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時余在嘉

峯口」按敦敏作的小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

七五七)，敦誠在嘉峯口。此詩是丁丑年作的。

又考證引的「佩刀質酒歌」雖無年月，但其下第

二首題下注「癸未」，大概此詩是乾隆二十七年壬

午作的。這兩首詩之外，還有兩首未刻的詩：

(一)贈曹雪芹(注)即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餘。衡門

僻巷愁今雨，廢館頽樓夢舊家。司業青錢

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誰買與豬肝

食，日啖西山餐露霞。

這時使我們知道曹雪芹又號芹圃。前三句寫家貧

的狀況，第四句寫盛衰之感。(此詩作于乾隆二

十六年辛巳)。

(2)輓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隔離銘。孤兒

渺漠魂應逐，一注：前數月，伊子殤，因

感傷成疾。一：新婦繼母目豈眼。牛鬼遺文

悲李賀，靈車荷鐙葬劉伶。(適按，此二

句又見于鶴鶴軒筆墨，楊鍾義先生從筆墨

裏引入詩話；楊先生也不會見此詩全文。

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刍上舊祠。

這首詩給我們四個重要之點：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我在考證說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

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時只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

個整數，不限定整四十歲。但我們可以斷

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

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

年(一七一九)。考證裏的猜測還不算大錯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聲明一句。曹寅

死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下距乾隆

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見曹寅了

。敦誠「寄懷曹雪芹」詩註說「雪芹曾

隨其先祖寅職造之任」，有一點小誤。雪

芹曾隨他的父親曹頤在江寧織造任上。曹

頤職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一

七一五—一七八)；雪芹隨在任上大約有

十年(一七一九—一七八)曹家三代四個職

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誠晚年編集，添

入這一條小注，那時距曹寅死時已七十多

年了。故敦誠與曹家有同樣的錯誤。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

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

後人。

(4)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飄零」的「新

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那

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裏的重要材料，只是這些。此外還

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敦敏作的小傳

裏，又可以知道敦誠生於雍正甲寅(一七三三)，

死於乾隆戊申(一七九二)，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證

裏的推測。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

隔了兩天，蔡子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

本，是他托人向晚晴詩社裏借來的，刻本共五

卷：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鶴鶴軒筆墨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裡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

本裏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

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我是很感謝的。最有趣的

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

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

本子一齊到我手裏！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十一，五，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重校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過郵局，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我們的政治主張

我們爲供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起見，先提出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張，要求大家的批評，討論，或贊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的 我們以爲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確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爲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能，基爾特社會主義也能，無政府主義也能）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爲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 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爲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爲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治主張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爲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因爲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因爲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因爲我們深信一個平穩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地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着手，惡人背着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爲自衛計，爲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我們應該回想，民國初元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爲中國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嗎？當時的舊官僚很多跑到青島天津上海去拿錢來做生意，不想出來做官了。聽說那時的曹汝霖，每天在家關起門來研究憲法！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隱的退了；於是曹汝霖丟下他的憲法書本，開門出來了；於是曹汝霖天津上海的舊官僚也就一個一個的跑回來做參政議總長次長了。民國五六年以來

好人袖手看中國分裂，看着討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與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東的賣掉，看着軍閥的橫行，看着國家破產去險到這地步田地！——够了！這無賴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這好的與奮鬥是不夠的，須要奮鬥的與奮鬥；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們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的意見 我們既已表示我們的幾項普通的主張了，現在我們提出我們的具體主張，供大家的討論。

第一，我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決，一切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等等問題，都無從下手。但我們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武力做到的。我們主張，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談判。一切暗地的勾當，不是我們國民應該承認的。我們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暗中的勾結與排擠是可恥的，對於同胞諸和並不是可恥的。

第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但像前三年的分贓和會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應該預備一種決議的與論做這個和會的監督。我們對於議和的條件，也有幾個要求：

- (1)南北協商只限於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因爲這是解決國會問題的最簡易的方法。
- (2)和會應責成國會勉勵完成憲法。
- (3)和會應協商一個裁兵的辦法，議定後雙方限期實行。
- (4)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

第三，我們對於裁兵問題，提出下列的主張：

- (1)規定分期裁去的兵隊，定期實行。
- (2)裁廢虛額，缺額不准補。
- (3)絕對的不准招募新兵。
- (4)籌畫裁撤之兵的安插辦法。

第四，我們主張裁兵之外，還應該有一個「裁官」的辦法。我們深信現在官更實在太多了，國民担負不起。我們主張：

- (1)嚴定中央與各省的官制，嚴定各機關的員數。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農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 (2)廢止一切諮議顧問等「乾薪」的官吏。各機關各省的外國顧問，除極少數必需的專家之外，一律裁撤。
- (3)參酌外國的「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級辦法。凡屬於「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

第五，我們主張現在的選舉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們主張：

- (1)廢止現行的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
- (2)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應參考西洋各國選舉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詳定細目，明定科罰，切實執行。
- (3)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

第六，我們對於財政的問題，先提出兩個簡單的主張：

- (1)嚴底的會計公開。
- (2)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以上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幾個主張，我們很誠懇的提出，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

- 提議人 職業
-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 羅文幹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 湯爾和 醫學博士
 -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
 -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 張繼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附白)一切贊成與反對的言論，我們都很歡迎，請寄到努力週報社，或寄給提議的人。

論著

近六十年間美國新聞紙的趨向 天農

自從美國南北戰爭以後，美國的新聞紙有四種趨向。現在把他撮要寫出來，或者也可略供我國新聞記者的參考。

六十年前，紐約國民報The New York Tribune主筆格利雷Horace Greeley氏主張報紙應該首重社論(Editorial)。他在自己所辦的報紙上實行他的主張，頗受一時的歡迎。他的論說頗能左右當時的輿論，報界中學他的人也很多。後來他的名望一天一天高起來，被「自由共和黨」Liberal Republican及民主黨Democrats合選作候補總統。後來選舉失敗，不久就死了。但是他的文章至今為人所樂道，他的辦報方法也仍為人所摹仿。

第二種趨向就是偏重新聞(News)這一派的領袖當推紐約先驅報The New York Herald的主筆白乃特James Gordon Bennett氏。他在各地方設立傳遞新聞的特別機關，以謀消息靈通，他的成績很好。遇有特別事件發生，他不惜重資派人親往調查，以求新聞真確。譬如他在一八七一年派遣斯坦雷Stanley氏到非洲中部去尋訪探險家立溫斯頓Livingston的蹤跡，把所得的消息逐天在報紙上披露出來，惹起全世界的注意。這種辦報的方法所收效果實在很大，現在美國的報紙很多摹仿他的。

第三種趨向就是注重文品(Style)。這一派的

代表應推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主筆但那Charles A. Dana氏。當但那氏擔任主筆的時候，紐約太陽報為文學家所推重，認為美國最好的日報。他的社論懸格很高，他的新聞選擇也很精確，所以為人人所愛讀。一八八〇年七月廿四日但那氏在威士康新州報界聯合會演說，舉出八條原則，現在摘要述在下面，

(一)多訪新聞，世界上所有的新聞，眼說意當全行知道，但是不成為新聞，瑣事不可糊亂登載。

(二)對於他報所登消息倘未調查確切，不可妄行轉載。

(三)凡重要人物對於訪事談話，非經本人同意，不願進行登載。

(四)人家出錢來登的廣告，萬萬不可借作新聞。廣告與新聞的界限必須非常分明，不能張冠李戴。因為出錢請登廣告，一定有特別用意的。

(五)除非萬不得已，切不可用議論或諷刺的說詞來攻擊社會的弱者，或無法自衛的人。

(六)對於自身的主張應當極力維持，但不可以為世界的上真理都包括在我的主張裏頭，也不可以為我的意見就是唯一無二的真理。

(七)如果新聞記者是一個政黨的黨員，自然應當扶助本黨，但不可以為所有的好人都在本黨裏頭或本黨以外的人全是壞的。

(八)最緊要的就是知道並且深信人類的文化是日進不已的，現在人類的生活和人類的事業處處都有進步，我們的將來比現在或已往更重要，更好。

(註參看The modern American newspaper "Charles A. Dana, Appleton 1895."

第四種趨向是偏重感情。這一類的報紙的主張美國人叫他作「黃報主義」Yellow Journalism。所謂「黃報」，就是著了顏色的意思。他們的代表當推紐約世界報The New York World的主筆柏梨洲Pulitzer和紐約日報The New York Journal的主筆赫斯Hearst。他們以為報紙代表民意，

不該專代表知識階級，應當把社會組織中最下層的情感和外面大多數人的思想都帶動起來。才可能收極大的效果。只有最單純的情感和最淺近的思想可引起一般人的興味，使兒童走卒都能明了。但是事難兩全，稍有學問稍有修養的人就不大願意去看他。只有下等社會的人非常歡迎這一類的報紙，所以在輪船碼頭上，火車站裏，以及一切街頭巷角無知愚民聚會的地方「黃報」的勢力非常之大。

這些「黃報」雖然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但他們有兩種原則很可以採用的：

(一)做報的人應當深悉讀報的人的心理。倘使新聞記者做文章全不體貼讀者的心思，他的議論必不能深入人心發生效力。

(二)報紙應當處處從大多數人民的福利上著想，代表社會上的真輿論，不可專為一階級一黨派說話。用極精密的思想去體察人民的隱衷；用極深厚的同情來撫慰人民的痛苦，自然沒有不受社會的歡迎的。

柏梨洲Joseph Pulitzer有幾句說話，我覺得很有趣，且把他翻譯出來。他說：

倘使把國家比做一隻船，新聞記者就是站在瞭望臺守望的人。在天氣晴和的時候，他應當留心一切往來的船隻及天際一切有趣的事物。海面上漂流的物品倘於船上有用處，便當報告船員把他們撈起來備用。假若海上起了風霧，他就應該極力的窺探前途危險隨時警告船員。他是全船的耳目，當以全船的安全為念，不可專從小處着想。」

這是美國報界的新精神，也是我對於努力週報所抱的希望。

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 (續) 陳衡哲

此時忽然又發生了歐洲歷史上的大事：就是那十字軍與回教徒的戰爭。這個戰爭的原因，表面上是為宗教，實際上却很複雜，比如南方意大利，小亞細亞的經濟關係，亞洲民族與亞洲西部民族的政治競爭，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要求

一個發洩的機會；教皇想藉此顯出他的地位的重要；以及其他數百種心理上，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的種種現象，都應該與基督教平分十字軍的功罪。所以十字軍中的人物，也有皇帝，也有諸侯，也有富家子弟，也有叫化子，也有和尚，也有失戀的情人，也有潦倒的詩人，也有殺人不眨眼的強盜。他們從第十一世紀的末年到第十三世紀的末年，到亞洲的西部和非洲的北部去，和回教徒混鬧了二百多年。但是他們終久不曾征服了回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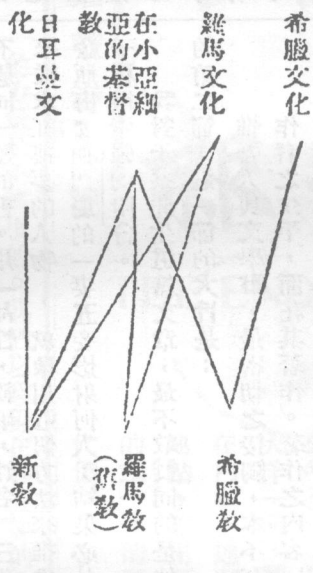
當基督教徒在歐洲外面和回教徒爭鬧的時候，教皇也仍舊在他的宮內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比較勢力。起初教皇很得勝，但皇帝也不是永遠失敗的。到了第十二世紀末年，教皇的勢力，已經達到最高峯，然而皇帝也自後追來了。他們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但教皇走的是下山路，皇帝走的却是上山路。方他們這樣追逐的時候，皇帝的方面，忽然又加許多健將。原來此時歐洲的情勢，已由混沌的統一，漸漸的進為分治的列國。列國的國王，名義上是教皇的隸屬，實際上却極力的想掙脫那個束縛。可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幾件事，恰恰合了列國君主的心懷。第一，便是各國國民的自覺心，比如英國人就自己覺得是英國人，不是羅馬帝國的人。第二，便是那狹義的宗教改革運動(這個運動的宗旨，是用這一種的基督教，來代替那一種的基督教的，與本文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不去論他)。許多國王，因為靠了新教，可以脫離教皇的勢力，所以便陸續的把新教來做了國教，自己做了教主，直接的隸屬於上帝，不再去煩勞教皇做他們的居間人。這些國王大都得到他們的人民的同情和幫助，所以他們常常立在優勝的地位。但基督教和政治已經結合了好幾百年，他們的分離決計不會那麼容易。比方甲國的君主和乙國的君主有冤仇，甲國從了新教，乙國自然立刻要和新教聯絡起來，借了一個為上帝討逆臣的義名去和甲國宣戰了。又比方有一個民族，想脫離異族君主的主權，他們也就借了宗教不同的名，去實行他們政治上的獨立，因為這兩個和其他種

種複雜的原因，歐洲在十六七兩世紀裏，發現了無數的宗教戰爭。其中最利害的，便是從一六八八年到一六八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參加戰爭的國除了日耳曼聯邦之外，還有瑞典，法蘭西和西班牙。

自此之後，基督教便分為新舊兩派。舊教便是羅馬教，他本含有羅馬文化的分子，所以信奉他的也多半是曾經羅馬化的拉丁民族。新教廢棄了舊教的種種儀式，想從聖經裏面去找宗教；他中間的理性的分子多於感情的分子，所以他的疆域，也大半在日耳曼民族的國內。二百年來的宗教戰爭，到此算告了一個束結。其中最可注意的一件事，便是新教中間，差不多沒有政治作用的餘地了。這是因為新教勢力擴張的時候，歐洲的文化比了一千九百年前高得多；政府的地位也鞏固了，社會上的秩序也安穩了，人民所依賴的。也不單單只有一個教會機關了。我們承受歐洲宗教終末的中國人，大約也會留意過這個現象；就是凡是羅馬教的傳教士，大都是要去干涉地方上的政治的；新教的傳教士，就比較的好一點了。

新舊教的戰爭雖然禁止，基督教和科學的戰爭，却正在開始。凡曾學過科學的人，沒有不知道中古時代科學家的命運的。因為基督教需迷信，而科學却要打破迷信，所以他們竟立於對峙的地位。但教會勢力很大！尤其是在信奉舊教的國家，——他利用他在政治上的勢力，用嚴刑酷罰去阻止與他不能相容的學說。十六七世紀科學萌芽時代的人物，如果敢於發表他們的新學說，就要被政府捉到監獄去，或是受那焚燒的慘刑。這是歐洲歷史的一個大污點，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件重大罪案。但是真理終有得勝的一天，基督教也漸漸的明白自己的地位，也就趁風轉舵的去與科學聯絡了。所以這個基督教和科學戰爭的結果，是科學的完全勝利。但他們所用的器具，却很不

狠有些功勞，因為他後來阻礙歐洲進化的罪惡也很大，所以他在歐洲歷史上，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上面所說的，不過是一個大概罷了。下面的一個表，是說明基督教與歐洲各種文化分子的關係的，就把他做為這篇文章的結束罷。



我們看了這篇大綱，該得到些什麼結論？第一，到了歐洲的基督教，已經不是純粹的宗教，乃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他的初期的成功，是因為他能代替政府盡責任；他的後期的失敗，也為他妄用他的政治上的威權。這個政教不分的現象，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特產品。所以從前有人要學歐洲，去用法律來定一個中國的國教，海內外的人，沒有不笑話的。第二，這個政教混合的現象，不但是歐洲的特產品，並且是歐洲中古時代的特產品。自從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與歐洲的政治，漸漸脫離關係；所以他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所以除非有人能去替他恢復從前的地位，基督教是已經成為一種不能為善不能為惡的物件了。然而恢復他從前的地位，是在現代世界上所不可能的事。第三，基督教所以能盛行於歐洲，是因為他到歐洲的時候，那裡的情形很黑暗，人民的程度也很低，基督教比如黑夜裏的一支蠟燭，自然要顯出文化代表的各種優光耀了。今日中國的社會固然黑暗，然比了十六七世紀的歐洲總要光明些；總還有一點舊文化，來做黑夜裏的一盞洋油燈。洋油燈雖比不上電燈，然至少總可以以燭光抵敵。所以有一般人，想把所有的中國人，都變成基督教徒，固然可笑。然而我們若是張皇失措的，恐懼這件事的實現，也未免對於自己太沒信心了。

軍事調查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丙，屬於皖系者

省分軍隊
浙江第四師 長官 駐防地點 備收
第十師 陳樂山 杭州松江 十成兵

浙江第一師 盧永祥 杭州 十成兵
第二師 潘國綱 浙江 六成兵

第六混成旅 張敬揚 浙江 特種兵
福建第二師 何豐林 上海

福建第二師 臧治平 福建 接近奉系
第廿四混成旅 王永泉 福州 一連二連

第十一混成旅 唐國謀 泉州 只步一團砲
福建第一混成旅張清汝 福州 一連二連

第二混成旅馬步雲 上游統帶步兵 史鑑清 步兵三營

獨立團五團 以上五師，六混成旅，步兵六團。以十成兵計算，應該有七萬人。其中真正可以為皖系命令的，也不過四萬多人。

丁，態度不明或中立者
省分軍隊 長官 駐防地點 備收

安徽第一混成旅馬聯甲 接近奉系
安徽第二混成旅李傳業 每旅步兵兩團騎兵各一營工糧均缺

第三混成旅王 普 接近奉系
第四混成旅高世讀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第五混成旅史俊玉 接近奉系
新安武軍 張文生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第一路 陳德修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第二路 李俊庭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第三路 錢廣漢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第四路 楊瑞文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第五路 楊瑞文 每路步兵五營每營五哨
山西山西第一混成旅商 震 均十成兵

第二混成旅馬開極 均十成兵
第一混成旅李 敏 均十成兵

第二混成團李澤霖

步兵二營 蔡榮壽
步兵二營 王緒緒

十九騎兵團馮松林
十八騎兵團 楊松林

混成團 楊得勝
步兵一營 羅占標

騎兵一營 巨可規
甘肅舊式陸軍六十營

綏遠兩混成旅三混成團
以上十混成旅，六混成團，九十五營。以八成計算，應該有八萬多人，

再就上邊所說，簡括的立一個表：

派別 兵 實數 備收

直系 二十三師 三十七混成旅 六普通旅 五補充團 八十七營

共三十八萬 可直接運用的 約十三萬人

奉系 五師 二十三混成旅 三補充旅 二騎兵旅 六混成旅 六團

共十七萬 已運關的約十 萬人 可直接運用的 約四萬人

皖系 五師 六混成旅 六團 共七萬人

中立系十混成旅 三混成旅 九十五營 共八萬人

合計 八十五萬人 七十萬人每年費一萬萬元

這是單是北京政府範圍以內的。西南方面不容易知道確數，據最近的統計，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湖南六省合計，至少有兵三十萬人。南北合計

兵額總在一百三十萬，實數也有一百萬。每年兵費至少一萬五千萬元。這單是指陸軍。若是連海軍警察計算，實數至少有一百三十萬，兵費總有

二萬萬元。

文

藝

跋「紅樓夢考證」(二) 適

(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

蔡子民先生的「紅樓夢考證」第六版自序，是對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篇商榷。他說：

「其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其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之虛度而推為其兄，以鳳姐之金陵而推為其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係而推為其姊，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係而推為其姊；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實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釵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于「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

關於這一段「方法論」，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於「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採用蔡先生的方法。最明顯的是孽海花。這本是寫時事的書，故書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陳千秋即是田千秋，孫汝即是孫文，莊壽即是張香濤，祝寶廷即是寶竹坡，潘八嶽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劍雲即是江標字劍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馬純上之為馮粹中，莊紹光之為程綿莊，大概已無可疑。但這部書裏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盤，但我讀完寶園詩集三十二卷，不曾尋着一毫證據，只好把這個好謎犧牲了。又如杜少卿之為吳敬梓，姓名上全無關係；直到我尋着了

文本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舉出的人，至多不過可供參考，不可過於信任。(如金和說吳敬梓詩集未刻，而我竟尋着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寫實在人物的書，我們尚且不容易考定書中人物，這就可見蔡先生的方法的適用是有很大的了。大多數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方法的。歷史的小說如三國志，傳奇的小說如水滸傳，遊戲的小說如西遊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紅樓夢所以不能適用蔡先生的方法，胡適先生曾舉出兩個重要理由：

(1) 別種小說的影射人物，只是換了他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本人的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為女，官僚和文人都會變成乞丐？(2) 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無關係的就會發生關係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為元初，黛玉為朱竹垞，薛寶釵為高士奇，試問元初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垞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係？胡先生這話說的最明白，不用我來引了。蔡先生會說：『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吳敬梓)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這個比例(類推)也不適用，正因為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來推求紅樓夢的人物，就像用這個方法來推求金瓶梅與西廂記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果必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我對於蔡先生這篇文章，最不敢贊同的是他的第二節。這一節的大旨是：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於「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容」。這是

大錯的。蔡先生引託爾斯泰傳中說的「凡其著作無不含有自傳之性質，各書主人公……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自身有直接之關係。」試問作此傳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考證各書的「情節」呢？蔡先生又引各家關於「三三」的猜測，試問他們若不知道「Youth」的「生平」，如何能猜測第一部之「Crucifixion」為誰呢？

我以為作者的生平與時代是考證「著作之內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胡適先生說：『第一書，用年表與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種歷史年譜的序，一端為考證的序。我對胡適先生這番文章，是感佩同治年間人；不，書中詳及紅樓夢的故事，提是及品花寶鑑(道光中作)的徐度香與寶珠，豈不成了續義的預言了嗎？即如胡說儒林外史裏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現在我們知道吳敬梓死於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於乾隆九年，我們便可以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了。又舊說儒林外史裏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現在我們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二年，那時吳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敘過牛布衣之死，可見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

因此，我說，要推倒「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為向來的人都不曉得「作者之生平」一個大問題。因為不知道書家那樣的富貴繁華的環境，故人都疑心書家是清寒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類的宰相之家。因為不深諳書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書是指斥滿洲人的。因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歷史，故人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的自敘傳。現在曹雪芹的歷史和曹家的歷史既然有點明白了，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都能平心靜氣的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

大家擦擦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於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這樣的批評，是我所極歡迎的。我曾說過：

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引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此間所謂「證據」，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證據，並不是那些「紅學家」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若離開了作者，時代，版本等項，那麼，引東漢書與引紅樓夢是同樣的「不相干」；引三才圖會與引儒林外史是同樣的「不相干」。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徵，姓名相關」的證據，那麼，古往今來無數有名的人，那一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搬進大觀園裏去？又何止朱竹垞徐鉉高士奇湯斌等幾個人呢？況且板兒既可以說是廿四史，青兒既可以說是吃的韭菜，那麼，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華芳譜呢？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馬倫倫理學裡，(部甲，四，一〇九九)曾說：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至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十一，五，十。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總發行所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3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本社特別啓事

本社這幾天收到了無數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文章，本期不及發表了，下期另出增刊，專載這一類的討論。

社論

大家起來監督財政

(適)

與其向政府討賬，不如向政府算賬！

我們在「我們的政治主張」裡，對於財政問題，只主張兩點：

(1) 徹底的會計公開；

(2) 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我們自信，這兩條雖然簡單，卻是解決現今財政問題的唯一下手方法。近來司法長官辭職的呈文裡，也認定財政之不公與支配之不平衡，為最大的病根。這個觀察，我們認為不錯。在政府並不是絕對的沒有維持財政費用的能力；政府費用的所以不能維持，只是因為財政不公，由幾個私人自由分配，自由侵吞，以致正當的用途反沒有錢了。去年北京教育界要求交通部擔任北京的教育費，他們的主張也只是要打破國家收入由各部自行支配的制度。但教育界一部分

的力量是不濟事的。我們以為現在各機關的人專向「索薪」一方面做工夫，乃是最下策。我們不是叫化子，我們是國民，我們應該行使我們的職權來監督我們的財政。假如現在司法界的全體，教育界的全體，銀行界的全體，以及各機關的人員有一個公同的組織，提出「會計公開，統籌支配」八個字樣，共同的大運動，進行則一齊進行，罷工則一齊罷工；法庭關門，監獄罷工，銀行罷市，以及各機關同時停止。這樣做法，一定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要證實我們的主張是不錯的，我請大家仔細研究本年一二兩月份除餘一項的收入與支出的實任情形。

△一月份共放鹽餘 三，七六〇，〇〇〇元
由稽核總所支出 一，八七〇，〇〇〇元
由財政部支出 一，八五〇，〇〇〇元
我們再看財政部怎樣支配這一萬八千五百元：

(1) 陸軍各項總計 一，〇一四，〇六五元
(2) 海軍 四〇〇，〇〇〇元
海軍總計 一，四一四，〇六五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七七，五。

(3) 其他各項 四一五，九三四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二二，五。

但是這各項之中，有三十四萬四千元是還債的。實在的非軍費的支出，只有哈爾濱特別法處五萬

元，與印鑄局兩千元，共只有五萬五千元。這一個月一萬八千五百元的收入，行政費只佔了百分之二十八！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二月份的收支：

△二月份共放鹽餘 三，六五〇，〇〇〇元
由稽核總所支出 七七〇，〇〇〇元
由財政部支出 二，八八〇，〇〇〇元
這二百八十八萬元的支配是很簡單的：

(1) 還債(四項) 四四〇，〇〇〇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十五。

(2) 軍費 二，四四〇，〇〇〇元
佔本月收入總數的百分之八。

這二百四十四萬元之中，果作爲一個人拿去了二百五十九萬元！其餘八十五萬是陸軍各師，與近畿軍警餉。這一個月裡的淨鹽餘差不多有三百萬元，不算少了，然而沒有一個多用在教育司法行政上！

我們再把這兩個月總起來看：

一二兩月的淨鹽餘有四百七十三萬元。軍費去了三百八十七萬四千元，佔了這兩個月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有零。行政費只佔了百分之十一有零。

兩個月之中，司法方面得着五萬元，教育方面不曾得着一個大錢。

所以我們說：現在政府並不是沒有錢。因為財政不公，爲罪惡的官吏可以自由支配國家的收入，所以我到這地步。現在的對付方法沒有別的，只有大家聯合起來，齊心協力的做到會計公開，統籌支配八個。如做不到，我們然後一齊罷工，法庭關門，監獄罷工，銀行罷市，以及各機關同時停止！

記 載

奉直戰爭的真相

宗淹

我們中國無論甚麼大事，都不容易知道實在情形。這的事不必說了，奉直的事不過是十天前的事；直勝奉敗，自就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兩方面兵力的多少，軍隊的分佈以及戰爭的情形，敗壞的結果，可以說是「言人人殊」。與奉天接近的人，總說西路敗，是張景惠部分通敵；與直系接近的人，則又張大其詞，甚麼「詐敗，詐降」，地雷，假砲，「無情無理的，亂談一陣。奉天方面消息，現在自然不通。就是直軍的當局，也沒有把實在的事實宣佈出來。將來若有歷史家要做戰爭史，苦於沒有材料，也就無從着手，豈非奇事！

我在戰事期內，恰好住在天津。各鐵路同上奉軍裏面都有幾個朋友。逐日探聽，隨時記載，關於奉軍的行動，還可以得其大概。但是對於直軍的情形，則完全不能知道了。奉軍潰敗下來，遇見敗兵，就給他們談天，又搜集了許多材料。直軍陸續到天津以後，有人介紹了在各路親經戰事的幾個軍官，同他們談話，方才曉得直軍作戰的大略。雖就沒有詳細的官書，正式的報告來供參考，就向各方面比較參合起來，也還可以成有一個有頭緒的記載。雖不敢一定是信史，然而却都經過一番審查，比尋常報紙上的通信，或者比較可信一點。

(一) 兵力。

甲 奉天方面：

奉天原在關內，兵有第一師，十六師，兩師：第五，第六，第七，三混成旅。從四月十日起運兵進關，到開戰的時候止，運了一百四十列車。以後，至少運了四十列車。一共總有二百列車。其中糧食糧食有四列車。開始運輸的時候，一列車不過二三百人，到了將開戰的時候，每列車總在七八百人。平均以四百人一列車計算，新進關的兵，總在六萬四五千。連本來在關內三萬多人，已經將近十萬。以後熱河的二十八師。又來了一旅，所以奉軍至有十萬人。除上述所說的各師旅以外，有第一至第四，第八第九六混成旅，騎兵旅一旅，自第六，第七兩混成旅

(二)，作戰計畫。

這是開戰時的形勢，未開戰以前，直軍的防禦，很不完善。因為賈家兄弟，態度不明，主戰派的人，不能自由佈置。直到了王承斌做了軍務會辦，馮玉祥到了洛陽，與玉方纔來到保定。開戰的頭兩天，直軍人數不多，如第四混成旅，第四十八旅，第二十一旅，都是以後加入的。

甲，西路。

軍在西路的、是第一師、第十六師、第五、第九兩混成旅，同第二混成旅的一部分總司令是張景惠。四月二十八夜間，前隊過了良鄉，二十九日早上三點鐘，同直軍接觸起了。當時直軍只有十三混成旅暨政國，十五混成旅樑房同補充第三團一團的兵。是吳子玉自己指揮。二十九，三十戰

乙，中。○

中路的戰爭，我遠不曾調查得十分詳細。大概的

情形；奉軍分兩路。在信安鎮的是張學良指揮，

原來是第三，第四，第八三個混成旅；以後又加

入騎兵一旅。在固安，永清的是張作相指揮。有

二十七師全師，第六混成旅，第二混成旅的一部

分，合計將近四萬人。直軍方面，只有二十三師

至開一旅在固安以西；一旅在永清以西，第三

師自第二旅，也在信安附近。守固安的是十二混

部是功。依司令王武是宜。祇的守，所以還能安

都是要力言今三才都是正軍的名將，所以這正才

了十幾里，直軍就傳出畏敵受傷的消息。以後

騎兵旅加入，軍又改直軍第六旅的兩營，賜二

得不少，這是五月三日的故事。當時奉鳳箱見第六

旋，以爲吳子玉一定在中路，又得一小勝，打死一

一個直軍的中級軍官，就傳出吳子玉陣亡的消息

○到了四日，不但奉軍西路搖動，中路的右翼，

被十二混成旅，二十三師攻擊，也漸漸退却，四

日正午，張作霖親赴落山，就是聽了中路軍隊，

有退到卽坊的，所以前往鎮壓。那曉得西路軍隊

，同時退了下來，無法阻止，他就於這天下午回

到軍中，張學良得信，也從楊洞舟趕回，同他

父親退往榮州。

卷之五

中路的軍隊退却的，況且離天津比較的近，所以由鐵路逃脫的不少。留在後邊，以後都聚到天津東北十里村裡，直到了五月七日，方纔撤城。

丙，東路。

奉天在馬廠方面的，原來是第一，第七，兩混成旅，第一十九師的一旅、以後又加入吉林的第六，第七兩混成旅。一方面向青縣，一方面向大城。由李景林許蘭洲指揮。當奉天前隊將到馬廠時候，直軍方面，則有二十六師的一旅，駐在馬廠，還有一旅，駐在德州。當日曹錕下令，將馬廠讓出，移至南運河的西岸，到了四月十九日，保定方面，決意主戰。方纔把青縣以北的鐵路拆去一段，阻止奉軍南下，保護德州兵工廠。但是奉軍節節前進，到了二十八日，也就在子牙河上的白洋橋附近衝突起來。當時二十六師的一旅，有兩營在白洋橋，四營已經退到大城，恰好吳子玉同了十四混成旅的旅長彭壽莘從保定到了大城，看見了敗兵，一面鎮壓他們，改令前進，奪回白洋橋，一面令十四混成旅加入，以彭壽莘為司令。同時在德州的二十六師一旅，也就到了青縣。此外還有第九師的一團，第十三師的一團，從南而趕到，分佈在興齊鎮附近，津浦鐵路以東，掩護青縣的右翼。但是因為在白洋橋的二十六師一旅，退得太快，兩方面消息不通，直到彭壽莘做了司令，方纔抽出一團，從子牙河上琉璃白洋橋二十里過河，與青縣方面聯絡一氣。大城的左翼，本來是四十八旅担任，但是到得太遲，僅有兩連加入戰事。這方面的奉軍、不甚進攻，戰事不很劇烈，白洋橋直軍失了兩次，又得了回來。直等到西路奉天潰敗，東路奉軍不得不退，直軍方始過河追擊。而奉軍得信稍遲，路又稍遠，所以由鐵路退回去的不多。李景林張九卿兩旅人的殘兵，又在軍糧城為直軍的第十三混成旅擋住，做了俘虜。

(四)敗潰程度。

奉軍敗潰得如此容易，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但是由軍路上講起來，西路一敗，中路的右翼，有受包圍的危險，也就不得不退，何況中路當日二

十七師又打了敗仗呢！中路一退，天津必然失守，津浦路上的奉軍，就要同總司令部隔離，所以東路也是應該退的。但退却是一件事，敗潰又是一件事。當日奉軍高級司令，如果有相當的指揮能力，應該在廊坊，察覺附近抵抗，往中東兩路，得以從容退到天津以東；方是正當的辦法，張作霖四日到落魯去，大概也就是這意思。但軍事則沒有計畫，臨時軍心一亂，就沒有辦法了。

奉軍敗潰的程度，至今沒有確實的報告。大概說來，機械山總有一萬多人，潰散的也有萬把人，乘火車到灤州的，京奉路上運去十八列車，津浦路上四列車，最多不過二萬數千。其餘從武清縣向灤州，從楊柳青向塘沽的，都是非行的了。大概張作霖在灤州招集的敗兵，四萬多人，應該是有。據直軍司令部的統計，直軍收到的第一共三萬多枝，機關槍三百多枝，野戰砲，重砲一百四十多座，糧食輜重五十多車，至少可以供三師人的需要。

兩方面死傷的數目，也是至今沒有總計；據直軍在馬廠的軍官說，馬廠方面直軍死傷，不過四百多人。青縣方面恐怕有此數。沿都是在東路的。中西兩路的戰爭，比東路劇烈，死傷每路千把人，總是有。照此計算，直軍三路死傷總在四千人以上。直軍方面，至少也有此數。六天戰爭的結果，兩方面的死傷，總要八千人上下。參與戰爭的兵，兩方面合計，有十五六萬人，所以死傷的數目，恰佔全軍二十分之一，不可以不算利害的了。

五月，十八。

討論

政治與社會

（答益報益世報記者）

高二涵

自從「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之後，便惹起晨報記者的根本疑問，和益世報記者的「懷疑」。兩位記者的議論雖然各不相同，可是關於改革政治的「入手方法」的主張却完全一致！就是「改良政治必先從改良社會下手。」益世報的社評「

高一涵

(答晨報益世報記者)

自從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之後，便引起風潮。

記者的根本疑問，和益世報記者的懷疑。

兩位記者的議論雖然各不相同，可是關於改革

治的人手方法的主張却完全一致——就是「西

政府』文中第二段說

爲今日之事而不從根本之教育入手，皆是費詬。以吾國地大物博，歲入之豐，欲國民免法印度人民之困苦，非實施三五年以上之普及教育，實不足以語政治之事。

晨報的社論「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一文議論很精密，在他未說明他自己的觀察之前，也承認「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底工作，原來是無可軒輊的，只看各人底志願和能力如何罷了」。到了說明他自己的觀察時，却以爲

政治是爲社會而發展的，同時又要待社會而發展。社會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單獨進行，同時還要靠社會方面底工作做基礎。

——這就是兩位記者的根本主張。

我們的見解不但不與兩位記者相衝突，並且要引兩位記者爲同調。我個人原夠不上說什麼主張，但是蔡胡諸先生對於『改良政治必先從改良社會下手』這句話，不但近幾年來在言論上常常主張，並且抱定這種主張做終身實行的事業。我們要求兩位記者和全國同志諒解的；就是這回『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並不是拋棄我們多年『改良政治必先從改良社會下手』的主張，實在祇是貫徹我們多年的主張的一種辦法。

兩位記者所要請問的是『惡社會之中是否可容「好政府」出現或存在』，我們所要請問的是『惡政府之下是否可容許或不妨害我們做改良社會的事業』？

說到這個地方不能不「言歸正傳」。說說政治與社會的關係。我記得民國四年任公先生因為政治的主張失敗，便改頭換面的來談社會事業。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一篇「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申明政治的基礎於社會的道理。可是他雖然主張政治的基礎在社會，却同時也承認社會的基礎在政治。且看他說：

設有難者曰：今日社會種種罪惡，強半皆政治現象所造成。政象不變，其導社會於下者且不知所屆；而從事社會事業之人乃如捧土以塞孟津，雖勞何補？此難吾固無以爲應也。

○又姓曰：社會事業強半須政府積極扶助發，然後能成；即不爾，亦須消極放任，有發榮滋長之餘地。而在惡政府之下，時不惟不助長之，而更摧殘之，則所謂社會業者何由自存？此難吾又無以為應也。更曰：社會事業，殖其萌芽，已大不易易，政治現象既予人以不安，一有變故，遂見壞。人人有汲汲顧影之心。誰肯從事？此吾又無以為應也。

從這一段文字上看來，任公也未嘗不承認社會的基礎在政治；不過因為政治方面無法可想，方纔從事社會事業。任公當時幸而沒有專門從社會事業下手，如果要這樣做，我恐怕他的「今日之我」又要同昨日之我挑戰了，又要說社會方面無法可設，不得不同轉頭去，先要改良政治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政治與社會兩者絕對不能分離的原故。

政治與社會既然是絕對不能分立的東西，我們如果要想單獨進行，必定要先有一個假定，就是社會與政治兩兩分離，我做我的社會事業，你的政治事業。我縱不能幫助你，但至少也要不妨害你；你縱不能幫助我，但至少也要不妨害我。如果這個假定可以實現，那麼，我們纔可以適用晨報記者的「只看各人的志願和能力如何的例，決定他自己下手的所任。如若不然，恐怕任憑你從何方面下手，都是「白費精神」了。

我們國內的政治現象怎麼樣呢？在這種政治象之下能使這個假定實現不能？祇要不是「喪心病狂」的人，我敢斷定他的回答必定說「不能」。我們且不必高談學理，或高談國家大事；祇就兩位記者和我們發布宣言人親身的經驗說，也可以證明在惡政府之下，斷斷乎不容你們辦社會事業。●辦晨報辦益世報，豈不是社會事業嗎？你們為什麼封閉了好幾次？你們當直皖戰爭和奉直戰爭時為什麼不『有聞必錄』，偏要截些假新聞來欺騙全國？我敢假定你們的回答必定說：『受惡政府的妨害。』

我們發布宣言的人多是在教育界上做事的。教育豈不是社會的事業嗎？請問目下教育機關為什麼

麼天天在風雨飄搖之中？教育界爲什麼一點沒有生氣？教育界中學術思想爲什麼不發達？辦教育的人爲什麼沒有遠大的計畫？我們如果按着良心的話，更又不能不說是「受惡政府的妨害」。

「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末尾明明署上各人的職業，這就是表明我們不是想拋開教育事業不管，一心要去做政治事業；祇想要求一個容許或不妨害我們辦教育事業的政府。我們並不是想從政治方面單獨進行，把社會事業一切停止；祇想要求政治事業與社會事業攜手同行。我們好政府的至少涵義，中明明說，

的福利。

(2) 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人的自由。這就是表明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並不是迷信政治萬能。換句話說：祇想「平心降格」的要求，個容許成不妨害我們辦社會事業的政府，並不是痴心妄想的在這裏做「政治」一好什麼事都好的「春夢」！

兩位記者似乎都相信「社會不良階級不能有良好的政治」（這一層和我們相同），可是我們從這一點之外又相信「政治不良階級不能保得良好的社會」。照晨报的記者說：「我們須知現窟穴在惡政府裏面的人，多半也都是當時社會所謂優秀分子，因為到了容易為惡的地位，惡

了。三萬一萬分子是作什麼用的？以爲這幾句話不但不能證明我們不應該從政治能做工夫，反可以證明我們非從政治方面做不可。如果讓惡政片永遠存在，就是我們費心刀去造優秀分子，費了幾年或十幾年的苦心出來的優秀分子，不到三個月兩個月便同化了那麼，我們就是從社會方面做工夫，結果不仍是白費精神嗎？因爲有這一層憂慮，所以爲全我們教育的效果起見，更不得不格外要要求政府。

再『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內容，不祇要求人變更，並且要求制度的變更。如不從我們所言之中，看出主張智識的集權主義，那麼

去一特殊階級，換一特殊階級」，不但益世報記者不以爲然，就是我們自己也要不以爲然。我們所要求的明明是一個「憲法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畫的政府」，怎樣是憲法的政府，怎樣是公開的政府，怎樣是有計畫的政府，都要用法律定爲制度，並不是換湯不換藥便可了事的。

章秋桐先生有幾句話最警切，他說：

「是不必人之度量如此相越，實乃政制週別，法度不同。人之組織，使從政者不得不誠，尤才者誠尤甚，誠尤甚者位益隆焉。吾之組織，則使從政者不得不詐，尤才者詐尤甚，詐尤甚者處益顯焉。」故政治之良惡，人才之成敗於是乎繫，決不爽也。（見甲寅雜誌第六號政治與社會篇）

故我們所主張的好政府，用意在造成一種好組織，使國中優秀分子能隨其才之高下，直接成間接得用之於政治。不但想使優秀分子，到政府裏邊去，仍然保得住他本來的面目；並且想使不十分優秀分子，到政府裏邊去反而改變他的面目。最惡劣的記者如果像無政府黨，把政治本身看作萬惡的東西，那麼，我們就可以不必多費口舌來辯論；如若不承認政治制度是絕對不好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有商量的餘地。換句話說，就是承認惡政治是可以改善的；惡政治既然可以改善，那麼，我們想從政治制度上下手，來改善政治，或者也是個好辦法。

兩位記者以爲如何？

制憲問題

張慰慈

這幾天來，國會問題，憲法問題，又變成家所注意所討論的問題。雖則各人對於解決時的方法，意見還不能一致，不過大家總有一種的念，以為制定憲法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於怎樣制定憲法，還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有主張國民制憲，又有人主張舊國會位憲。我們刻急需討論的，就是這一個制憲問題。

我以爲討論這一個問題，我們不能不從空山洞名稱好聽而事實上做不到的辦法，也不拘執於一種辦法，以爲別種辦法絕無商量的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努力

週報

總發行所 北京後門鐘鼓寺八號

THE ENDEAVOR

4

每號零售銅元兩枚。郵寄大洋二分。半年二十六號，大洋五角；全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郵費在內。不通郵匯地點，可用三分的或一分的郵票代價。

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

此次我們收到的討論很多，因為本報的篇幅有限，我們不能不大胆把來稿刪節一點。但我們自信把來稿的根本主張和重要論點，都儘量保存了。

又為篇幅的關係，凡在上海北京各報上發表過的討論，現在都不轉載。將來我們也許把那些報紙上的討論搜集起來，另出一個專號。

(一)

我們平常在言論上或實際上主張救中國的第一步在於政治改造；在此唱高調的智識階級，麻木的一般社會裡面，每每痛恨大家無真正覺悟。日前在努力週報看見「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想先生們多是教育界「清高事業」的人從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會主義的，現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主張「為目前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和我們不約而同，這實在是思想界一大轉機，使我們抱無限的希望。

有許多言論，對先生們的主張懷疑的，我們都認為理由不充分。有人說「要從社會改革入手，否則政治改革是基礎不穩固的」，我們可以反

轉說「要從政治改革入手，否則社會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來好社會和好政治，互為因果，不能絕對劃分。譬如雞與雞蛋一樣，有雞能生雞蛋，有雞蛋也能孵雞。況且在中國現在特別情形之下，政治事業尤其是社會事業的工具。政治好，能夠用政治的機械力，增進社會事業的效率。政治糟，什麼都不好辦。至少減少幾分可能性和速率。財政破產對於教育，內爭政變對於民生的影響，就是眼前好例。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

所以我們以為這些懷疑都不成問題。我們對於（一）政治改革的目標（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非常佩服；且相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有奮鬥的精神」。但還有一個問題，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

我們平常相信政治的徹底改造在平民革命。經十一年來的教訓，大家都已覺得中國已到千瘡百孔的病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徹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經山窮水盡。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門面

話：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紙老虎！現在不好再請願裁兵廢督，希望國會議員，只有合全國的平民，下犧牲的決心，作最後的決鬥。我們主張的革命，不是利用那位軍閥拉攏那政客政客的革命；是要全國平民自覺自決的革命；不是革那個人革那一個系的革命，是要革不良制度革不良政治的革命；不是和惡勢力調和苟求速成的革命，是要先全盤破壞後分工建設的革命。這是我們平日組織的信條，努力的目標。

再進一步我們相信平民革命的奮鬥，一方面是「到民間去」，一面是手鎗炸彈。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沒有「國民運動」「階級鬥爭」一回事。到如今政治的本能，潛伏麻木不仁，非一面「到民間去」，提高他們的智識，一面用手鎗炸彈，刺戟他們的情感，單用那種極端極端臭滑頭的投機的手段——新華門前的請願，中央公園的開會，打通電發宣言——出風頭有餘，奮鬥人民不足。現在對於腐敗政府，一時不能達到法國對付路易英國對付查理的办法，也要採取俄國對付亞歷山大日本對付原敬的手段。無論成敗，至少可以奮鬥一般社會。這種手鎗炸彈同「到民間去」的先鋒隊就是我們一班有完全人格，清楚頭腦，犧牲胆量的青年。我們也承認這種主張是極危險的，代價極大的。但想不出別的方法較安全較和平，而能夠有同樣的效果；所以認作救中國走得通的最後一條路。你們的主張大概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沒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價能夠得最大的效果，誰不樂意？關於此點，你們如能給我滿意的解釋；我們當然極願意犧牲成見，服從你們的主張，並且勸導各地的同志，轉變努力的方向，對於你們主張，或者有幾分貢獻。我們很熱誠的等待你們的教訓或在週報上進一步的宣言。

（答）對於你們提出的重要問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一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倆的關係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雞的關係；有時破壞即是建設，有時建設即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着建設而來，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況且人各有偏長，而事業須合衆長。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細碎利瓦也要人做，打圍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說過：

君期我作瑪志尼，我祝君為倭斯載。國事今成逼體術，治頭治脚俱所急。我們對於國人的宣誓是：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再者，我們很誠懇的替你們指出「到民間去」四個字現在又快變成一句好聽的高調了。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乃是到民間去為平民盡力，並不是到民間去運動他們出來給我們搖旗吶喊。「到民間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適）

(二)

本星期的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蔡子民先生時諸先生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蔡先生們開口第一句就說「我們為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所以他們以下所說的話都是言簡而意賅；其中說得不周到的地方固然是很多，要在我們讀者能够體貼言外之意罷了。以我看去，他們第四節（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裏所說的本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這兩日看到幾篇批評的文章大概都在這個地方起疑團——如晨報上止水君的「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和益世報上一篇未署名的社論。蔡先生們對這些疑問的答覆究竟怎麼樣，我雖不得而知，但是依我自己的意思這種疑問可用下列對

層逐項解答

(一)一般民衆與政治改革

懷疑「政治主張」的人大概都說太側重於好人而忽略一般的民衆。我想這個忽略恐怕是文字的不是意思的；蔡先生們一定不會說好人可以不顧民衆而去改革政治的。但是我主觀的眼光以爲這裏邊還有一個真理在內。政治改革是以民衆爲憑藉乃是當然的；好人和惡勢力奮鬥是要喚起民衆的覺悟，得民衆的援助，也是當然的。可是民衆到了什麼程度才叫做覺悟，到什麼時候才會援助，真是難說得很。在一個爲惡勢力所支配的社會中間，一般的民衆都是天天過那「從手到口」的生活；他們的腦筋是麻木的，痛苦之極以致失了痛苦的感覺。什麼是惡勢力，什麼是他們痛苦的原因，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你看那些關外健兒還替大帥打天下呢；窮鄉僻土的老百姓還天天禱香禱祝希冀出「真主」呢。好人們！有智識階級中之良善分子！如要等他們的覺悟，等他們來援助，才敢下手去做，那真是「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老實說起來，一般民衆是永遠不會覺悟的，永遠不敢和惡勢力奮鬥的，除非你好人們挺着胸子衝鋒陷陣的打頭去做，予他們以具體的刺激，破他們長久的魔夢。你看，假使沒有學生的五四運動，一般的民衆那裡還曉得有賣國賊這回事呢？可見民衆的覺悟是以好人的奮鬥爲前提；你們如果都又起手來不敢動，單說我要等民衆的覺悟，那末你就等一百年民衆也不會覺悟的。這不是我看不起民衆的話，乃是社會上實際的情形；也並不止中國國民是這樣，世界上各國都是差不多。我們看看西洋史就可知道的，那一次的政治改革不是少數的智識階級作先鋒呢？所以我希望全國的好人們只管大膽的去做；只要你宗旨純正，適合全國的需要，一般民衆自然會跟着你走的。你們切勿拿那迂遠之談先把自己的腳絆住，讓惡勢力逃走了。你們須知道政治改革的担子是全個落在你們的肩上的！

(二)怎樣才配稱好人？(此節刪去，僅留定義。)

「凡私德純潔的有智識者，能用犧牲的精神，作負責的行爲，就是好人。」

(三)好人怎樣結合？

那末，好人怎樣結合起來和惡勢力奮鬥呢？這

後努力歌

(適)

「沒有好社會，那有好政府？」
「沒有好政府，那有好社會？」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教育不良，那有好政治？」
「政治不良，那能有教育？」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不先破壞，如何建設？」
「沒有建設，如何破壞？」
這一套連環，又如何解得開呢？

當年齊國有個君王后，
她不肯解一套玉連環，
她提起金椎，一椎捶碎了。

我的朋友們，
你也有一個金椎，
叫做「努力」，又叫做「幹」！

你沒有下手處嗎？
從下手處下手！

「幹」的一聲，連環解了！
十一，五，廿五。

問題我以爲須分平時和過渡時兩種講法。平時好人在政治方面的結合即是「政黨」。政黨在民治國中自然會發生的，好人要參與政治，自然也離不了這種工具，但是政黨須負有兩個責任：(1)守法。政黨的競爭無論如何激烈，總要在合法範圍之內。中國政黨所以被國民唾罵，就在于他們出乎

法律軌道之外的舉動。譬如民國六年的解散國會這件非法事體，的確也爲某政黨所主張。這實在是在中國政黨史上之污點；我希望以後的政黨能夠大大的澈底從前的過失才是。(2)養成政治上的良習慣。國家內一部憲法本是死的東西，其運用時全靠良善習慣的輔助。一國政治習慣的良否，全視政黨程度的高下以爲斷。我希望中國憲法完成之後，各政黨都能互相了解的採擇歐美先進國政治上的良好習慣，爲後來政治家的模範；這是在國家前途有莫大之福利的。否則，大家都舞文弄法的搞鬼，造成許多惡例，貽害於後昆，那真是中國的大不幸了！所謂好人的結合更須于此處三致意焉。

現在我把話說得太遠了，我們所急要知道的，是在這過渡時——即改革時——好人應該如何結合。我以爲過渡時的結合和平時的結合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就是，平時的結合宜于「分」，過渡時的結合宜于「合」。這話是怎麼講呢？平時，即國家政治已入軌道以後，一國內不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反對的政黨；時常作對抗的運動以維持政治的均衡。在過渡時，却萬萬不可有這個現象。過渡時好人結合的目的是爲打破惡勢力，是爲掃除國民的公敵，並不是想推行詳細的政策。所以結合的目標越簡單越好，切不可把枝節問題夾雜其中，以致互相紛爭，反爲惡勢力所乘。結合的範圍也是越普遍越好。凡從前歷史上的關係，此時都應該暫時把他拋開，一同向公共目標上射擊才是。等到改革的事業成功了，然後再依政策的不同而分離，這是可以的。此外還有尊重反對的意見，也是很重要的。我看好人們往往因一時意見的不同，即互相指爲惡人，以致自相排斥，自相攻擊。天下最可憐的事是好人自殺好人。作政治改革運動的好人們不可不留意！

我的意見已經說完了；歸結起來，我以爲現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完全要國中好人挑肩子。好人是私德爲基礎，以犧牲負責爲職志；在改革時是以普遍的大結合爲手段。最後還有句附帶的話

，作改革運動的人切不可猶豫不決，書生氣不可太重；看時機到了，就大膽的去，萬不可瞻前顧後。空論也是少發才對，要多留些工夫談談實事。

梅祖芬

(三)

(用著者最後修正稿)

……現在我們的國家，算是壞到極處了。說到澈底的責任，却是人民放棄的過錯。在智識階級的人民，過錯更大。我看現在教育界的一般心理，都把教育當做機械的事業，對於政治上面，大有相戒不願過問的趨勢。有說政治污濁不屑過問的，有說教育事忙不暇過問的。這種說法，都很不對。因爲社會裏面的事業，沒有不受政治支配的。說到政治澈底的功用，就在維持一般人民合理的生活。在教育界對於政治的責任，一面是要培養人才澄清政治，一面是要運用政治走入正軌，還要把握最明快的眼光時時注射政治上面，運用政治的實力，改造社會的境遇。這個運用，並不限定要投身政界。如有應該監督的地方，努力監督；應該指導的地方，努力指導。好比五四運動，不是很有成效麼？你們都是教育界的人物，忽然發表幾個政治的主張，算是智識階級的人民自動的來負責任。有了這個消息，必定影響很大，希望你們拿出一副奮鬥的精神，繼續運動不斷，把那些政治上面的妖魔鬼怪掃得乾乾淨淨。你們的好政府主義，就可實現出來。這話我且擱下，再把批評的意思，分做三項說說。

你們第一項的主張「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究竟和會如何組織，你們沒有說及。我看這個用意本是極好，但事實上，很難成功。你們既說從前的分黨和會很不贊成，現在南北當局絕無一點進步，縱令再開和會，也是同從前一樣。從前和會因爲分黨不清，所以沒有結果。現在不要分黨，更無辦法。前年和會初開的時候，我就發表「南北問題意見書」兩篇，斷定和會無効，並且豫料種種分裂的情形。現在都已實現了。那時我的意思，並非反對分黨，確是料得和會裏面，簡直沒有分清黨物的好法。因爲分黨的階級層出不窮反到惹起許多糾紛，很難應付。到把和會做了一個招搖的廣告，沒有絲毫的好

處。你們主張和會不要分贓，我看和會裏面除開分贓以外，沒有他事。決不能夠依照我們研究學術的情形，各人拿個真實的見解，平心靜氣的討論。因為南北問題，本是分贓主義。現在我們既無術術感化他們，又無特別力量屈服他們，只好拿個分贓的手段做成統一的條件。如果能把幾個最大的條件分途協商定了，就統一了。那些廢督裁兵的種種問題，等到憲法成功，再行依法解決，儘可不必要再開和會，惹起紛爭。因為政治上總要顧全事實，離題太遠，無異高說學理，決不能夠解決現時的政爭。現在不謀統一則已，如果要謀統一，不得不把不能統一的癥結仔細考慮。近日伍博士發表西南惟一的條件，只要承認孫大總統，其餘的事情，好商量。依這樣看來，西南分贓的盤子，算是已經開了。北方的情形，也就很容易推測。你們主張丟掉分贓的辦法，來說正義公道，理論上是沒錯，但是完全落到高調，這一個統一的事實，怎麼能夠做到呢？

你們第二項的主張，一在「要求和會協商召集六年解散的國會」，一在「要求和會實成國會限期制憲」。恢復國會制憲，我到極端贊成。但是尊重法統要恢復國會，既要恢復國會，就要恢復合法的政府。這在南北當局協商安定，承認國會自由集會，自身地位就應同時取消。說到這個上面，如果不把分贓的盤子說得清楚，還是不能恢復。即令勉強恢復，議員資格問題，爭執不了，還是不開會。總要各方面誠心統一，不再借題為難，纔好辦理。說到法律問題，應該嚴格的尊重關於法律範圍的事，必要國會自身解決不容有他人說話的領地。六年政府錯誤解散以後，亂子鬧到于今。大家認做違法的舉動，纔有恢復的主張。既是恢復，本有自由集會的權限。致於國會任期本有一定。他在任期以內，行使職權，自然也會制憲，決不能發再受他種「太上機關」法律的拘束。你們主張和會協商召集，並限期制憲，既不合法律，事實上也難做到。依我的推測，國會問題，恢復很易，開會很難。你們仔細考慮一番，總統的這個法律的糾紛，比較總統問題，更難解決。解決糾紛的要着，本在制憲一宗，其餘的事

情儘好容納憲法裡面解決。好比督軍一職，如果憲法裏面沒有督軍，督軍自然廢了。憲法裏面要自治，自治事項，自然行了。依這樣看來，我們和平統一的運動，只有制憲的一條大路。如果國會能開會，制憲就很好。萬一國會不能開會，就要想個救濟的方法。我看恢復國會本是統一條件之一。開會的時效，到要聲明限制。最好適用國會開會的法定時期，以四個月為滿限，按照宣布集會之日起算。這種期限的性質，絕不大侵及法律範圍，比較你們主張的國會限期制憲，有區別。並且一面敦促法律問題早日解決，一面免得制憲延期。若是過期開會不成，應該另行組織機關限期制憲。總要憲法早日制成，就可根據憲法，組織統一政府。甚麼糾紛都解決了！你們第三項到第六項的主張，都是憲法裏面包含的事實，最好拿定有系統的合理的主張，具體開列條件，供給制憲機關的採納。好比第三項裁兵問題，如果憲法裏面軍制定好，那些多餘的軍隊，自然裁了。第四項官制問題，主張裁減冗員，廢止諮議院等等，這是預算裏面的事情，只要預算確定，那些空人自然裁了。第五項選舉問題，內有一個主張「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這是議會制度裏面的一個問題，應該先把握議會制度的主張確定，纔好說到額數上面。第六項財政問題，我到很想討論，但是你們的兩個主張，無乃太簡，不好怎麼說法。

綜合以上四項問題，大體卻很不錯。但是內容不甚完備。此外還有許多的重要部分，你們都沒有說及，反動掛一漏萬。總而言之，現在國內的政治要從根本上着想。依我的意見，定要用國民共同的心理，對於各方面實力的重心，還是要把分贓的手段，交換一個良好的憲法。……

（答）羅君的第一項說，「和會裡面除開分贓以外，沒有他事。」我們所以主張一個「公開的」和會，也正是為防止分贓。……大前年上海和會的分贓，是誰的罪過？我們說，是國民的罪過。國民容許他們在德國總會裏，關起門來分贓，那麼，他們不分贓

，更待何時？如果我們老百姓們起來想想究竟南北何以不能統一，究竟他們爭的是什麼鬼問題，究竟我們老百姓們對於這些問題願意怎樣解決，——如果我們起來用決戰的輿論來監督他們，如果我們不准他們鬼鬼祟祟的分贓，如果我們用手槍炸彈罷工罷市的方法來對付他們，他們敢說「不要分贓，更無辦法」嗎？

對於他的第二項，我們贊成他的「以四個月為滿限」的辦法，也贊成他的「過期開會不成，應另行組織機關，限期制憲」的辦法。其餘他說的「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我們請他參看本報第三期裏張慰慈君的「制憲問題」。

對於他的第三項，我們覺得羅君對於憲法的效能，未免太迷信了。他在前條說，「如果憲法裏沒有督軍，督軍自然廢了。」在此條裏他又說，「如果憲法裏面軍制定好，那些多餘的軍隊自然裁了。」……只要預算確定，那些空人（冗員）自然裁了。我們不信這種「自然主義」，所以希望大家仔細討論，提出具體的主張，用奮鬥的精神去督促這些主張的實現。

（四）對政治的主張，我頂表同意的，就是從南北議和下手。正和同志談及此，兄書恰到，現在許多人講恢復舊國會，要是南方不同意，也是白講，況且一定恢復不成。選舉法實有修改的必要。現在中國並不是沒有優秀分子為全國所仰望能解決國家大問題的，但是照現在選舉法，吾敢斷言這種人決不會當選。只是你們所講幾種方法，「大大的減少名額」，吾絕對贊成。其餘兩條，是否即可以達到使優秀分子當選的目的？還不敢說。但是否並沒有反對這主張，不過覺得還不够就是了。什麼樣才够？此刻也說不出。黃炎培。

（五）我們的政治主張「有些意見，我很同意。有些我不同意。比如南北和會一層，就是疊床架屋豈可不必要。因為我們現在只希望恢復舊國會。假如果能辦到此層，就算回復法統，別的不必再生枝節了。我現在很忙等我下次再寫信和你討論。」（秋）

（答）秋君這一段，與上面黃君來信的第一段可以互看。我們認和會應該在議會集召之先，也是因為南北不議和，舊國會的召集恐怕只是一部分的國會，將來兩個「半身不遂」的國會還是要爭的。這是第一層困難須有解決的。況且我們不贊成「武力統一」之說，不願意江西再演出去年的兩湖的戰禍。若要免去戰禍的延長，我們認和會為最正當的辦法。這是第二層困難須解決的。

從前南方單獨召集國會，已失敗了。現在北方單獨召集國會，能保不失敗嗎？我們要一個統一的國會，我們又不贊成「武力統一」，也不贊成一方面先行召集然後用多數來壓迫非常國會的少數。因此，我們主張和會為第一步，召集國會為第二步。（適）

（六）我讀這篇文章的快感，不但因為含有「切中時病」，「對症下藥」的原素，尤因為他有切實實的具體主張，什麼召集舊國會呀，開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呀，「好政府」的最少的涵義呀……都是平易顯明實有完全辦到的可能。我是絕對贊成的，而且願為極力的宣傳。

不過我對於「可以代表國民的南北和會」的議和代表的人選問題，有一點意見。就是這個和會代表由兩方的政府派出來，能否保證他們不取「分贓」的方式？能否保證他們真為代表民意？能否保證他們不蹈前次的覆轍？倘使這幾問題的答覆不幸而肯定的，那麼事實上果是多此一舉，或反因此而鬧出什麼亂子來，也是說不定的。

這不是我們白白地犧牲了盡力鼓吹的一番苦心麼？據我的私見，以為我們國民將來對於這個南北和會，當立在超越的地位，換句話，就是我們當以主人的態度去監督或調解這兩個失敗的僕人，開會的時候，我們國民應該

不必。因為我們現在只希望恢復舊國會。假如果能辦到此層，就算回復法統，別的不必再生枝節了。我現在很忙等我下次再寫信和你討論。」（秋）